

实力榜

中国当代作家
长篇小说文库

大宋女医官

DA
SONG
NV
YI
GUAN

“金荷奖”·中国（杭州）青年影视编剧双年奖主奖
2016 年度浙江省作协优秀文学作品扶持项目

一代大宋女医官，千年民间赵公主。悬壶济世以民为天，心怀
家国不折不挠。精忠报国岳飞父子壮志未酬同赴难，杏林高义严家
父女妙手回春共驱魔。

张爱萍
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大宋女医官

张爱萍
著

一代大宋女医官，千年民间赵公主。悬壶济世以民为天，心怀家国不折不挠。精忠报国岳飞父子壮志未酬同赴难，杏林高义严家父女妙手回春共驱魔。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宋女医官 / 张爱萍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 11

(实力榜·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205-0852-0

I. ①大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65392 号

责任编辑: 全秋生

封面设计: 杨飞羊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69 号 邮编: 100142

电 话: 010-81136602 81136603 8113660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81136655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21.75 字数: 340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
CONTENTS
录

- 第一章 高宗皇帝有病难言 佛佑公主下落成谜 / 1
- 第二章 义小蟾代僵进深宫 孤茯苓中计遇凶险 / 23
- 第三章 威武将军銮殿进言 多情后妃深宫思忆 / 40
- 第四章 敏郎中妙手治暴盲 慧义女拜师遇难题 / 56
- 第五章 邓自明历险闯金营 严茯苓胡诊惹事端 / 79
- 第六章 岳家军大败金鞑子 严枳实赵府生情愫 / 94
- 第七章 飞将军大胜金兀术 苦慈母思女伤肝肠 / 110

第 八 章	自明大义再陷魔营	茯苓无奈重返深宫	/	127
第 九 章	弱皇子急症疑宫斗	威将军患疾引御医	/	144
第 十 章	吴贵妃服糕卸冤屈	茯苓女试院遭诬陷	/	162
第十一章	忠父子热血卫山河	弱女儿苦情司宫苑	/	177
第十二章	疗伤更兼深深情厚	家书唯添幽幽怨生	/	192
第十三章	宋金议和遗耻千古	云苓东西唯情难断	/	206
第十四章	宋室深宫隐藏私密	汉家儿女坦露旷情	/	222
第十五章	严良医妙手治佞症	金少主登堂求婚配	/	241
第十六章	父因附子惹祸毙命	女受皇旨被催赴金	/	256
第十七章	严妃义勇为申父冤	茯苓孤胆且斗金营	/	271
第十八章	宋金大战胜负分明	人蛇对决生死难卜	/	286
第十九章	死里逃生茯苓回宫	恶贯满盈继先流放	/	303
第二十章	壮志未酬英雄赴西	悬壶济世贞女长存	/	319

高宗皇帝有病难言

第一章

佛佑公主下落成谜

一弯眉月，挂在公元 1131 年的夜空，叫宋月。

月亮弯弯照九州，几家欢乐几家愁。几家夫妻同罗帐，几家飘零在外头。

民谣声里，百姓苦难。铁骑奔突，山河暗淡。靖康耻未雪，壮怀谁激烈。皇船未靠岸，奸贼摇橹还。同来临安府，再唱宋宫怨。

公元 1131 年，还有个新年号，叫绍兴元年。

这一年，大宋的国土只剩下江山半壁了。这半壁江山，一样需要个坐龙椅的。如今这龙椅上峨冠博带的男人叫赵构。赵构是大宋朝徽宗皇帝赵佶的第九个儿子，钦宗皇帝赵桓的弟弟。“靖康之变”，让徽钦两位大宋皇帝进了金人牢笼。强权入侵带来的灾难，让岳飞等忠良割袍誓愿，也让几多人的怨恨化成一川江水，不尽向东流。而身为康王的赵构，一面在战乱中慌忙地穿上顶替父兄职位的皇袍，一面东跑西藏担心像父兄一样被逮进牢笼。从开封到南京到苏州，一路奔窜，一直跑到钱塘江边上的绍兴城。绍兴，当时叫越州。江南一隅，会稽山麓，大禹治水的地方，绝色女子西施的故里。只见得山色青绿，鉴湖潋潋。更听得越语温婉，居民亲和。赵构在这里暂停之后，左耳听听，右耳听听，感觉追杀声真的有点远了，才敢真正勒马停步，长吁浊气。

找个地方让一行人安顿下来，用江南的软水洗洗身子，赶紧吃顿饱的，喝口好的。吃好喝好，打个饱嗝，再回房睡吧。

叮咚一声，又惊醒了，跳起来慌忙穿衣。宫娥趴在地上说：“皇上，是奴婢打了个盹，手里的醒锤掉在了地上。”赵构说了一声：“蠢货，杖！”王保把失职的侍女宫娥拉出去。换班的宫娥进来，握住醒锤，瞪大了双眼。赵构便又睡下了。

重新入睡前的赵构一定呢喃几声：“锦被暖，锦衣软，温柔乡是帝王家，不用在月黑风高中逃命了，回家了，真好。”

过年了，大月初一。新年到，新年好，帝王臣子与百姓，一样盼着新年新气象，盼望着今岁更比去年强。看眼前，雪未至，雨将停，江南烟幕天，好像一道垂天大帘，独独地把眼前天地包裹起来，唯见一片江南的安详平静，把北国的肃杀与惨烈挡开了，让人的身体里面，涌起一股相违已久的美好与幸福，涓水流淌，带着暖意，疏通了四经八脉一百零八个穴位。便吐出一口闷气，让身体里的生机汩汩地冒出来。

皇帝赵构，突然扬起手，说话了，说是要传旨。

太监王保连忙把东西备好，恭请皇上到案桌前。

赵构从王保手里接过九紫羊毫，在玉轴绫锦上挥动，一口气写下四个大字，“绍祚中兴”。

王保说：“皇上把字写活了。”

赵构说：“人活了，字才能活，冬去春来，一切都要还元。”

王保说：“皇上宏才大志，是大宋的福分，是天下万民的福分。”

赵构说：“马上替朕传旨，改建炎为绍兴。”

王保应：“是，皇上。”

很快，王保颁旨的声音传达宋国朝野。

“绍奕世之宏休，兴百年之丕绪。爰因正岁，肇易嘉名，发涣号于治朝，霈鸿恩于寰宇，其建炎五年，改为绍兴元年。”

绍兴府临时寝殿中，穿枝花鸟图案的锦帘挑挂着，沉香炉里似有若无一抹淡烟。案几上，堆着各类奏本。赵构坐案前，朱笔圈点，把各本批阅了一遍。

王保进来，手里端着紫檀漆金托盘，托盘里一只白玉带盖碗。

王保：“皇上，贵妃娘娘给您熬了碗紫米粥，差人刚送到，说是一早用文火慢煨到现在，加了点肉桂和山药，皇上您就趁热喝点吧。”

赵构：“鹿茸肉桂杜仲山药，朕哪一天不是被这些东西泡着，有用吗？”

王保：“皇上，您说过，春天来了，万物就能还元，到时候，您的病也就好了。”

赵构：“说什么药到病除，说什么妙手回春，还称什么宫廷御医，一个个都是庸才，统统是没用的东西！”

王保：“皇上，如今这江南地界，素称人杰地灵，一定有不少岐黄高人，秦知事说了，一定留心替皇上查访。”

赵构：“这位秦知事，对朝廷倒是忠心耿耿，他要是能替朕找到名医高手，治好朕的病，朕一定提拔他。”

王保：“皇上吉人天相，一定会有高人相助。”

赵构：“那就找吧，把所谓的方士名医统统给朕找来！”

王保：“皇上，奴才还想，治皇上的病，除了医家开在帖子上的，说不定更需要另外一味药，有了好药，病就好得快了。”

赵构：“还有什么好药？”

王保：“皇上，奴才给皇上新物色了几位女子，是绍兴杭州两地的官家女子，人长得好，心性也好，今晚就唤来服侍皇上吧。”

赵构：“这就是你给朕找来的好药？”

王保：“皇上，试试吧。”

赵构：“那你先试一试？”

王保一听，连忙跪下。

王保：“皇上，您可以作贱奴才，可您对您自己的身体一定不能丢失信心，您年轻，原本好好的，只不过受了一些惊吓，一定能好回来，很快就好了。”

赵构：“那好吧，把人给朕叫来。”

两个年轻女子，都是婀娜的体态，薄衫轻履，足尖点地，欢颜却又敛眉，一步步上来，朝圣案前瞧一眼，马上伏身跪地，莺声燕语叩请圣安。赵构扫了一眼，眉头略展了展，示意两女子上前。

女子显然已经得到了开引婆的教导，懂得了男人女人的事情了，也就知道如何一点点地去触碰，去撩动。那一个，从一杯酒开始。酒是烫成八分热的女儿红，从银壶的龙头小嘴中袅娜吐着白雾。这白雾又一点点上升，弥散开来，让真切的宫室有了几分虚幻的缥缈。把酒倒进青玉杯里，只见酒色橙黄清亮，再捧起来，送进男人的手里。接过来，看一看，微微点了下头，饮了。穿肠过肚，好一个馥郁芬芳。再倒一杯，再饮了。还要。也就靠在了男人的身后，慢慢宽解男人的衣带。轻触肌肤的刹那，觉得扎手。可不是一个寻常男人的结实，是龙躯龙鳞吗？忽然间心底增添了害怕。但是心里明白，这个男人不会因为谁害怕，就让谁轻易地走开。你来的时候可以是一片云，你走的时候肯定不再是一片云。努力控制了指尖的抖动，轻轻地按一按，再把切好穴位，开始细心地摩动。

另一个，踩起了莲花碎步，蛇一样扭转腰身，挥拂衣袖，挟云带月，跳起了春风吹拂杨柳的舞蹈。一面，启动江南女子莺莺燕燕的软嗓，唱一曲偎君采莲的越地情歌。一个绕气的长音明显颤抖了，抖得厉害，连忙提前收声。

男人能感觉到小女子心底的颤动，却说：“这样，很好。”

君王说很好，也就没有比这个很好更好的了。胆子大了一些，女子身体里真正的柔情蜜意也就出来了。万千情意，化作指尖柔。一催，二醒，三迎，四

合，春光分分秒秒在流淌。

受异族刀枪戕害的身体渐渐柔软过来，接着慢慢地醇香了，深厚了，有了暖烘烘的力量，要往外顶，往外冒。

锦帘垂下来，炉子捅旺了，任他北国冰雪，朕此时正江南春光。

赵构一左一右拥着两个玉人，宽衣解带，细语呢喃，一起上了龙榻。

王保在门外听着声音，舒眉笑了，却又放下脸来教训宫娥和小太监。

王保说：“你们听好了，一个个竖起耳朵，瞪大眼睛，这屋里需要什么，赶紧送进去，知道了吗？”

众人回复：“王公公，小的们知道了。”

王保：“知道就好，要是耽误，小心你们的脑袋！”

王保说完，不由得暗自笑一笑，跟自己说：“老奴的这味药，说不定奏效了。”

旁室。吴贵妃的黑发松散着，拥了被子坐在床头。在她的面前，摊放着两件小女孩的棉衣，两件棉衣的胸前都绣着蝴蝶，一只只好看的彩蝶，有飞着，也有停落在花枝头。吴贵妃细长的手指慢慢伸上前，轻轻抚摸着小衣服，抚摸着衣服上的蝴蝶。

宫娥上前过了好一会，才敢说：“娘娘，您又在想小公主了。”

吴贵妃说：“我的媛媛，不知道她在哪里，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，北方天冷地冻的，她的棉衣还在这里呢，不知道她身上穿的是什麼，从嬉呀，你说，她能熬过这寒冬吗？”

从嬉：“娘娘，佛佑公主吉人天相，一定活得好好的，娘娘母女一定会重聚团圆。”

吴贵妃：“媛媛离开娘亲四年了，这四年来，本宫没有哪一天不在思念她，这思儿念女的苦，不为人父母，是体会不到的。”

从嬉：“娘娘，等岳将军杀光敌人，收回故土，就能接太上皇和公主他们回来了。”

吴贵妃：“是啊，本宫也在日夜盼望，盼望复国，盼望亲人归来，更盼望皇上虎虎生威，御驾亲征，只是，这心事也只能跟你说说了，跟皇上不敢说呀，国家的大事已经够让皇上操心了，怎么能让他再顾念别的，而且皇上他，他的身体又不好。”

从嬉：“娘娘，您就放心吧，就算皇上龙体暂时欠安，王公公他们一定会有办法的，皇上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。”

吴贵妃：“圣母菩萨呀，多多保佑吧，保佑我的夫君我的女儿，还有大宋的万民百姓。”

另室。炉里的炭火埋在灰里了，小宫娥拿小铲拨了拨，炭火又红旺了起来。潘婕妤坐着，对着桌上的镜子，在自己的眉间一下一下地描着。

宫娥上前，说：“娘娘，已经二更了，您怎么还不盥洗？”

潘婕妤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先皱了皱眉，却又展眉笑起来，直笑得春风荡漾，桃花盛开，一面说：“木婉，我好看吗？”

木婉说：“娘娘可好看了，娘娘是大宋朝顶尖的美人。”

潘婕妤：“可不是嘛，当初，潘家有女初长成，都说是洛阳城里最娇艳的牡丹，虽然生在小户人家，可是名动京师呀，长成后凭品貌被选进了康王府，还给康王生下他唯一的儿子蓐儿，康王建相州元帅府，让我和蓐儿跟随去了相州，躲过了金人的刀尖，康王登基，我就成了皇帝的婕妤，蓐儿也被立为太子，真真叫三生有幸，可是，我的幸运又在哪里？我的蓐儿又去了哪里呀？”

木婉：“娘娘，元懿太子一定被天父天母照顾着，您不要太伤心了。”

潘婕妤说：“木婉呀，这些年你守在我身边，我的事情你都知道，蓐儿走了，皇上把扬州的事故也迁怒于我，我被视作灾星，从此以后，我就独守冷清吧。”

木婉：“娘娘，您就不要想得太多了，皇上他一定还会来的。”

潘婕妤却哭了起来，一边说：“蓐儿，我的儿呀，你走了，你的父皇也不来了，留下娘亲一个人，日日泪干，夜夜肠断，娘亲好苦呀！”

木婉说：“娘娘呀，皇上一定记挂着娘娘，皇上对娘娘一往情深，等娘娘身体好些，奴婢给娘娘梳洗，娘娘要漂漂亮亮见皇上。”

潘婕妤没有再接木婉的话，手里拿着把梳子，自顾轻轻地敲打起桌面，一面唱起来。

你是一枝花，嫁进帝王家。原来想，傍了大树，从此荣华。哪料到，篱墙破，群狼喧哗，拎着小命抛了家，从此天涯。再见不到京城片瓦，梦不得爹娘白发。不如邻居女，命差，嫁个放牛娃。植豆种瓜，携手在乡下，朝暮有他。

木婉说：“娘娘，您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呀。”

潘婕妤说：“木婉，我困了，端水来，我要盥洗。”

木婉说：“好的，娘娘。”

木婉端着水盆进来。这时候一声女子的惨叫声传进屋来。木婉一惊，手里的盆子掉在地上，水泼了一地。木婉赶紧跪下，慌张地擦地。

木婉：“可别吓着您了，娘娘，都是我不好。”

潘婕妤的身子抖索着，却说：“不怕，我们什么都没听见。”

一声声惨叫，在午夜关闭的殿门里传出来。

殿门外，原本已经陷入睡意的守夜太监宫娥全都惊醒了，一时弄不清这声音从哪里传来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声音，木然地相互看看。

紧接着，一声更凄惨的声音传来了。分明是有人受了攻击，发出了几近毙命时的号叫。听出来了，是从殿里传来的，那里可是，可是皇上居住的地方。皇上他，他是和两位年轻女子在一起的，难道是……

太监宫娥想到了什么，一时间吓得抱紧了自己的脑袋。

王保及时出现，却也脸色沉重。众人见到他，赶紧叫一声公公，都闪躲在了他身后。殿门里继续传出女子凄厉的叫声，没错，确实是受到攻击时的惊叫。

王保上前敲门，叫了几声皇上、皇上。门里没有回应，也就一用力把门推开了。王保走进门内。也有好奇的太监宫娥朝里面张望。有懂事的呼喝了一声，都低下头去，病鸭瘟鸡一样呆立一边。

寝殿里，影影绰绰的灯光下，只见赵构披散着头发，手里拿着一柄剑，剑身上一抹红，是血！有血珠从剑尖掉下来。一个女子，同样披散着头发，缩在一边的角落里，浑身颤抖。再看地上，躺着一个女子，全身赤裸，身下一片血泊。

王保匍匐在地，朝赵构叫：“皇上，皇上呀……”

赵构不看王保，继续举着剑追赶角落里的女子。女子慌忙地跑，一面跑，一面再次发出惊叫声。

王保磕头，再说：“皇上，您保重，您保重哇！”

赵构停下来，用剑指着王保，说：“一边去，挡在这里，先把你给砍了！”

王保只得喏喏起身，低头退去一旁。

女子继续跑，却在跑动时脚下绊到了什么，一个趔趄，一下子被赵构追上。举剑向前，一剑刺去。女子中剑，发出凄绝的尖叫。拔出剑来，血随着剑身飞溅而来。女人倒地，又被补了一剑。

两个年纪轻轻的女子，霎时间成了地上两具艳尸。

目睹赵构杀人的王保，浑身发抖，连同手里的拂尘，一起抖得厉害。

赵构看一眼王保，目光里满是不屑，说：“朕也是从乱尸堆里爬滚出来的，杀几个人算什么，叫人来，拖出去。”

王保连忙开了门，对着外面说：“来人。”

小太监们进来，把尸体抬走。

赵构对着王保说：“你不是要给朕找药吗？这两味药，不行，再找。”

王保无力地轻呼一声：“皇上……”

赵构说：“苏杭女子万万千，找几味好的，给朕送来！”

王保说：“是，皇上。”

吴贵妃还是坐在床上，手里紧紧捏着小棉衣。从嬉进来，一脸紧张的神色。

从嬉：“娘娘，听外面的太监宫娥说，皇上杀人了，一下子杀了两个，都是才选入宫的秀女！”

吴贵妃的目光凝定，到底还是叹出口气，幽幽地说：“皇上他，他真的病了。”

从嬉：“说是皇上还让王公公继续找人送进宫，娘娘，您快想想办法吧。”

吴贵妃：“本宫去跟太后说说。”

吴贵妃一早梳洗，穿过金水台和之字回廊，只见回廊两旁的几树红梅已经开了，却没心赏看。地上露水成冰，有些滑，也顾不上了，走得有点急，脚下一个趔趄。从嬉连忙在一边搀扶着，一遍遍提醒小心。

隆裕太后已经坐在便殿中了，穿戴整齐，还披件银灰色狐狸毛的大氅，要出门的样子。殿里倒旺旺地生着炭火，让人感觉温暖不少。

吴贵妃拜见过太后，想要说什么，太后抬手止住了。

太后说：“蠢采，哀家明白你想说什么，哀家昨晚就听说了。”

吴贵妃：“太后，您快想想办法吧。”

太后叹气：“哀家明白，既然知道了事情，怎么也得上前去说一说吧，可是哀家有顾忌呀。你们都知道，哀家虽然身居太后之位，但并不是皇上的生母。皇上敬重哀家，那是皇上的仁义孝道，皇上要是不顾念哀家，哀家也无话可说呀。而且，还有苗刘那一闹，逼着哀家主事。现今虽然事情过去了，皇上也真心体谅哀家，可哀家却不能不自责，所以，哀家不能再不知深浅，多言多语。所以哀家想，还是去一趟云门寺吧，求求佛祖。”

吴贵妃也就点点头，说：“太后的心思，臣妾明白。这样也好，希望佛祖能保佑皇上早日康复，全民早日平安，只是天冷，太后出门不合适吧？”

太后：“大冷天出门，佛祖才会感动于哀家的心诚。”

吴贵妃：“真是难为太后了，臣妾陪随太后辇后。”

太后：“不必了，你也尽日病病歪歪的，回宫歇着吧。哀家快去快回，你们不要担心，还有，哀家已经嘱咐秦知事，让他早日寻到名医，守护龙体。”

吴贵妃：“多谢太后费心。”

朝堂上，赵构正襟高坐，头戴通天冠，身穿履袍，一张脸整齐周正，脸上神色威严，但是隐隐间却透出沉郁，好像遮不去眉间的阴雨雾霾。

堂下两侧，文武对列。文官身着曲领大袖的朝袍，有青有绿有朱紫。腰间都束了革带，带上各式纹饰，有鸟兽，有花鸟。左右宰相张浚、范宗尹居首，

身为礼部参知政事的秦桧，只是委身夹杂在人群末位。武将中，有回朝请命的韩世忠等人。不见岳飞，岳飞父子应该正在外面的疆场上征战。

张浚上报：“岳将军带领岳家军，继常州四捷，又讨伐逆贼李成得胜。如今已将江淮平定，如今皇上与我等臣民所处的江南之地，也就平安了。”

赵构听着，脸上终于露出喜色，大声说：“岳武穆再打胜仗，好！”

范宗尹上奏：“岳将军可说是当今战功第一，还请皇上加赏，好让他更加努力杀敌。”

赵构说：“朕要封岳将军为神武右军副统制，授他亲卫大夫，建州观察使，让他留守洪州，再拒盗贼。”

众臣：“皇上英明。”

赵构：“如今江南平定，民心顺一，朕想好了，把都城定在杭州，改杭州为临安府，临安，临时安身。朕与你们众臣一样，身在江南，心系江北，只盼望着大宋山河早日恢复，朕还盼望，朕的君父皇兄能早日还朝啊。”

赵构说着，泪下潸然。

众臣：“大宋必将一统，皇上保重龙体！”

赵构也就拭了眼泪，继续说：“朕看礼部秦桧秦知事是位人才，就着他带领人马，马上着手建造殿堂庙宇，待建成之后迁都。”

秦桧上前跪地领命：“谢皇上，臣秦桧尽忠大宋，尽忠皇上，听凭皇上的吩咐，一定全力以赴。”

赵构：“等你把事情办好，朕还有封赏。”

秦桧：“多谢皇上。”

韩世忠看一眼秦桧，脸上表现出不屑的神色，鼻子里哼了一声。秦桧也看了看他，目光里既有得意与鸢傲，也有求和的意思。而韩世忠不顾秦桧求和的目光，还是一步上前，向皇上请奏。

韩世忠：“皇上，你要重用秦知事，还望慎重。要知道秦知事在金营里多年，自称是杀了看守逃了出来，千辛万苦回来。可为什么别人都逃不出来，只有他能逃出来？就算是逃出来，为什么还不是他一个人逃了出来，连同他的家人都一起逃出来了？依微臣看，这里面说不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”

秦桧：“皇上圣明，韩将军说臣下归来带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臣下自己竟然不知道是什么秘密，请皇上明察。还请皇上让韩将军说个明白，也好让臣下当着皇上和众位同人的面，让大家都看一看，臣下这胸中所怀的是不是一颗大大的忠君之心。”

范宗尹：“皇上，对秦知事，臣下也有担心，请皇上明察。”

赵构：“秦知事是前朝状元公，先是伏阙上书，忠烈可表，再是辅弼前朝，才能可见。虽然蒙难金营，但是一直心怀大宋，想方设法回归，来不及喘气将息，马上赶来为朝廷效力，朕相信他，朕不会看错人。”

秦桧：“皇上英明，臣秦桧叩谢知遇隆恩。”

吴贵妃宫室，太监喊一声皇上驾到，吴贵妃和众宫娥连忙迎驾。

赵构走近吴贵妃跟前，握起吴贵妃的手，左右看看她的脸颊，说：“爱妃，你有心事，又瘦了。”

吴贵妃说：“皇上，臣妾还好，望皇上多担心自己，不要过分操劳。”

赵构放下吴贵妃的手，走进内室，走近床前，看见了床上的小衣服，拿起来，仔细地看了看。

赵构：“这是璁璁的衣物吧？”

吴贵妃：“从嬉一时粗心放在这里，从嬉，快拿走。”

从嬉：“是，娘娘。”

赵构：“爱妃，你想我们的小公主，朕何尝不想，毕竟是我们的亲骨肉呀。”

吴贵妃：“皇上，是臣妾的不是，又惹你伤感了。”

赵构：“爱妃，朕还是要把璁璁的事跟你说了吧，希望你与朕一起挺住。其实，太后早就私下跟朕说了，太后亲眼看着璁璁遇难而去了。”

吴贵妃：“不不，璁璁她，她一定不会有事！”

赵构：“爱妃，你听朕说，当年车马北去时，太后和璁璁同乘在一辆马车上，马在道上受惊，带车翻下悬崖，太后从昏迷中醒来后，看见了一旁的璁璁，想救起她，却发现璁璁已经罹难。后来的事你也听说了，太后自己九死一生逃出命来，千方百计找到了我们，而朕和你的爱女，回不来了。”

吴贵妃哭着说：“皇上呀，我们的爱女，我们的小璁璁，她不会有事的，她一定会回来找爹娘的，璁璁，娘亲想你呀……”

赵构同样拭泪，一边吩咐宫娥：“照顾好娘娘。”

宫娥：“是。”

案几上铺着素绢，王保在一旁磨墨，赵构卷了袖子，提笔一口气写下去，一幅行草跃现。只见用笔洒脱，四面出锋，有米书气息，字体圆满外张，长撇大竖，得黄书神韵。

只见上书：“高山流水意无穷，三尺空弦膝上桐。默默此时谁会得，坐凭江阁看飞鸿。”

王保说：“好，皇上的字，皇上的诗句，真是好。”

赵构说：“朕也是人，也日日有思儿想女的心痛。替朕想想吧，佛佑没了，虢儿又没了，但朕是帝王，不能把儿女情长挂在脸上，而藏在心底的愁痛，也只能靠这笔墨来宣泄一回了。”

王保说：“皇上，奴才斗胆跟皇上说，皇上要保重龙体，皇子和公主都会有。”

赵构：“那朕问你，你还有没有给朕找到好药？”

王保说：“奴才正派人查访，一定能找到皇上可心的。”

赵构：“朕这心里烦闷得慌，带几个来排解排解。”

王保：“是，皇上。”

入夜，又有几个娇艳的女子被送到了赵构的寝殿外，在王保的带领下，被一一送进深殿。

午夜，殿里又传出一声声惨叫。

照例，几具年轻女子的尸体，被人从殿门里抬出来。

赵构坐在御阅台前，穿了身软衣，戴了个小幞，低头批阅奏本。王保站在一旁，朝皇上的脸上悄悄瞄去，只见那脸色越发阴郁了。小太监送上茶点，王保接了送上去。赵构让放在一边，也就放下了。过了一会，眼看着茶点快凉了，想提醒皇上用茶点，启了启嘴唇，到底没敢说出来。

小太监悄悄在门口叫唤：“公公。”

王保走到小太监跟前，问他什么事情。小太监说是秦知事来了，想见皇上，希望王公公禀报。

王保重新回到赵构跟前，提一提嗓子，说：“皇上，秦知事在殿门外等候，有事向皇上禀报。”

赵构：“他有什么事？建宫殿的事吗？传他进来吧。”

王保：“是。”

王保走到殿外，跟秦桧说：“皇上请秦知事入殿。”

秦桧：“谢谢公公。”

秦桧来到御阅台前，跪下禀报：“皇上，臣下给皇上叩安。”

赵构：“起来吧，说，有什么事要向朕禀报。”

秦桧：“臣下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。”

赵构：“什么喜事？岳将军在前方又传来捷报了吗？”

秦桧：“回皇上，倒不是岳将军的捷报，而是微臣给皇上找到一位难得的好

大夫了。”

赵构：“就算是好大夫，也不见得出手就能把朕的病除了，是位什么样的好大夫，先说给朕听听。”

秦桧：“皇上，臣下查访到的名医叫王继先，山阴人氏，祖辈世代为医，当地人称他为黑虎丹。说是不管多严重的病，只要吃了王继先的丹药，十个病人九个康复。”

赵构：“那要是朕不是十个中的九个，而是十个中的一个呢？”

秦桧：“人家说了，那一个不是王大夫治不好，而是压根没病，不用治。”

赵构听了，不由展开龙眉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没病也给瞧出来了？有意思，那么还不赶紧请王大夫过来给朕瞧瞧。”

秦桧：“王大夫已经在殿门外等候了。”

赵构：“好，朕就喜欢你这样，说到做到，事事处处为朕着想。”

秦桧：“谢皇上夸奖。”

赵构对着王保：“还不快请王大夫进来。”

王保传话，外面一男人敛首入殿。看这人，也就是名医王继先，看上去一副身板文弱而瘦小，穿着青衣戴着顶小帽，年届不惑的模样，手里拎着药包，小心翼翼地走着。一面走时，偷偷朝身边的巨楹高阶扫去一眼。很快进了殿中，看前面，只见案后坐着身体高大的男人，这男人的脸上，隐隐间透出青白色。明白那高座上坐着的一定是皇上，不敢细见，连忙伏身跪拜。赵构让王继先起身，问了几句话，也就籍贯医随之类，一面说让王继先上前诊断，说是诊好治好了，一定封赏他，要是诊治不好，就让他吃杖。

王继先听了赵构的话，说不定心里想，就算帝王，一样患恙不是，一样需要大夫不是。不再像先前般鼠缩，抬起了头，也没有同弱医那样说不敢不敢推托的话，只说：“皇上龙体正是盛旺时候，只是偶患小恙，一定能够治愈。”

赵构一听，一时龙颜舒展，吩咐宫娥赐座。一面在王保的服侍下，安坐龙榻，让王继先上前把脉诊断。

王继先也就坐下来，看脸观色，把脉搏，好好地诊了一回。诊完，赵构急不可待的样子，问王继先诊出了什么，怎么样。

王继先有点为难的样子，看了周边一眼。赵构会意，让众人先退出去。

王继先说：“皇上伤在肾，以致宗筋失养。”

赵构一听，动了心结，眉宇有些舒展开来，赶紧问：“病因病状，请再解。”

王继先：“依草民的诊断，皇上曾因惊恐伤肾，导致气血亏损，宗筋失养而弛缓，而后因温补太过而伤阴，因肝气抑郁而失于顺达，阴精竭于内，外不能

施化，故器痿而不举。”

赵构：“你这个民医，倒真有两下子，那么朕问你，朕的病，真能治愈吗？”

王继先：“草民说过，皇上洪福，年岁盛旺，龙体矫健，哪会有治不好的病？”

赵构大喜：“好，很好！既然你说治得好，那朕就指望你了！”

王继先：“皇上一定很快雄风再现。”

赵构：“待你治好了朕的病，朕会让你在宫中为医，还给你加官晋爵。”

王继先：“多谢皇上。”

秦桧家的书房里，摆着宽大的书柜，柜中满满地摆放着各色书籍。此外，还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字画文玩古物。这些都是人家送来的，送礼的人肯定都是官场高人，懂得探风度势，更懂得附炎。早早看懂了秦桧他巧言的才干，善辩的才思，缜密的心思，还有一个人在朝堂上如鱼得水的策略和计谋，所以，也就有人断定，一个小小的秦知事，只要再翻身跃上一跃，或许就是一品二品的相公了，那么，离一个人的飞黄腾达也就不远了。字画文玩算得了什么，到时候，一句话，甚至半句话，就顶得上汗牛充栋的黄白之物。

而在秦桧的眼里，眼前这些能掂出分量的东西又算得了什么，实在是入不了眼角，不屑让人一顾。但他需要这些，因为只有这些物件堆积起来，是有分量的，有了这些东西的分量，说不定才能体现一个人的分量。所以，东西堆得越高，自然分量越重。古往今来的贪欲，或许都因此使然，秦桧也不例外。而秦桧，他还急于展现自己不一般的分量。怎么个样子，才叫分量呢？或许是，动动手指，就能君臣侧目；顿一顿脚，就能让朝野倾覆吧。这，才是一个成功男人的分量吧？所以目前，他要度形、积势、谋划，一步步来实施计划。

有看懂秦桧的人，早早就说过：“桧阴险如崖阱，深阻竟叵测。”

此时，王继先来到秦桧的书房，给秦桧叩安，垂手旁待。

秦桧朝王继先轻扫了一眼，说：“都瞧好了？”

王继先说：“瞧好了。”

秦桧说：“都瞧准了？”

王继先说：“瞧准了。”

秦桧说：“都明白了？”

王继先说：“明白，皇上是皇上，我王继先不过是一介草民，我会全力效命。”

秦桧：“错了，你不明白，你需要明白的是，他赵构不过是你的一个病人，而你，则是主导生杀大权的大夫。”

王继先说：“大人，此话怎么讲？草民不懂，请大人明示！”